

王海滨 / 著

# 朝花夕拾 1990

一部70后的「朝花夕拾」  
一段关于中国1990年前后的小写的历史

联袂推荐

当今影视明星 郭晓东

CCTV-6知名主持人 潘奕霖

CCTV-2知名主持人 熊雄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王海滨 / 著

花夕拾  
1990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花夕拾 1990 / 王海滨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5. 9  
ISBN 978-7-5090-1049-5

I. ①朝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03382 号

---

书 名: 朝花夕拾 1990  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  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  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com.cn>  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  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  
(010) 83908377  
(010) 83908455  
(010) 83908423 (邮购)  
(010) 83908410 (传真)  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: 9.5  
字 数: 182 千字  
版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 
书 号: 978-7-5090-1049-5  
定 价: 3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## | 目 录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那些年，人人都是小马哥 ..... | 1   |
| 王小丫的婚事 .....      | 62  |
| 老孟的“维新” .....     | 108 |
| 情 书 .....         | 208 |

## 那些年，人人都是小马哥

### 一

1987年的暑假无比漫长。

自行车、摩托车交织着穿梭在小城拥挤嘈杂的街道上，地上的瓜子皮和浮尘被带起一片狼藉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混杂着茫然和憧憬。

整日站在街角卖冰糕的白胖子，举着一筒白色凝固物，扯着嗓子兜售着最新产品，他是一个脑筋灵活的人，刚刚引进了一台冰激凌机，在他的吆喝声中，硬邦邦的冰棍和冰砖开始作为人们的记忆储存；县剧院门前卖熏兔头的老刘购置了啤酒机，此前小城的人们只能喝本县产的32度高粱白酒，如今也可以拎一个暖水瓶，打上一暖壶冰凉的啤酒，或直接在机器旁边就着水煮花生米、拍黄瓜与凉拌腐竹喝个酒饱；电影院门前的小广场成为繁华之地。台球作

为一种新型娱乐活动瞬间普及，一溜摆放了几十张台球案子，彩球旋转，球杆挥舞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人声喧嚣。

广场旁边一幢二层小楼上才开了一家录像厅，楼下摆着一张桌子，有售票的人守在那里，桌子上是票据和卖票人的大搪瓷缸以及一个大筐箩，里面是五香葵花籽，5毛钱满满一纸包，桌子旁是把声音开到最大的大喇叭。喇叭与录像厅里正在播放的片子相连，片中的音响传播到了大街上：男主人公那低沉冰冷的嗓音，突然被一段恐怖的音乐盖住，女主角的声音尖锐刺耳，带有一种蛮不讲理的霸道；喇叭旁竖一个牌子，牌子上用黑底白字写着一排香港电影名字。

我注意到最下面一个是《英雄本色》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，已经看了不下三遍，里面每一个台词每一个动作都烂熟于心，为了学小马哥咬牙签的动作，我咬碎了不下百根牙签，牙花子被戳破了不下几十次。

黑板上只写了名字，没写第几部，我很纳闷，就跑过去和老板有话没话地闲扯。

录像厅老板是一个爱抽烟的黑脸膛老女人，一张嘴就露出满嘴黑黄的牙齿，说话时不抬眼皮看人。她爱看电影，尤其爱看香港电影，看到动情处会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人家这才叫有情有义啊，人家这才叫轰轰烈烈啊，多值啊。哼——”

她抹了一把鼻涕，顺手擦在了墙角上。

我问今天放映的《英雄本色》是第几部。老板娘正叨

着一支虹影烟喷云吐雾，斜睨着眼珠子清点着钱票，我问了第二遍，她才不耐烦地问想看第几部？我说哪一部都看过，可哪一部都还想再看。老板娘噗地吐掉了烟屁股，把一大把一元钞票揣进裤袋里，说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我放哪一个你就看哪一个。我调侃似的说出日程安排：先是去打篮球，再去城外水库里游泳，而后吃饭，最后一项才是来这里打发时间。老板娘一挥油脂麻花的胖手，说该干吗干吗去，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放还不行吗？我喜笑颜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从筐箩里抓出一把五香葵花籽，撒丫子就跑，背后传来老板娘杀猪一样的号叫：“小兔崽子，看晚上怎么收拾你！”

篮球场地在县人民医院后门外。场地边上就是医院的垃圾堆，每当我们打球，都会有成群结队的“绿头苍蝇拉拉队”起舞助兴。我赶到的时候，瓜子还没吃完，就给在场的哥们儿每人分了几粒，就像小马哥分发子弹一样豪迈。刚刚分完，球友“猪肉荣”呱嗒呱嗒跑来了。他是县副食店卖肉师傅朱有贵的儿子，虎头虎脑，膀大腰圆，脸上一年四季油汪汪的，充分暴露着父亲的职业特点。他结巴地说：“传，传，传，传给我啊！”

在球场上，每当他大声要求传球给他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能传给他，因为等他最终表达清楚，已经被对方几个猛将牢牢地把死了。

“急，急，急，急死，急死急死我了！”

他一着急，满脸油光四溢。

其实，我们更着急！

猪肉荣小时候不结巴。他近邻住着一个结巴。每逢下雨天，猪肉荣都去找这个近邻聊天，结巴说话吃力，猪肉荣听得心急，就时常学着邻居说话的方式来训斥对方给他造成的痛苦，学来学去，他不再训斥邻居了，因为自己也成了结巴。猪肉荣经常告诫我们：千万别学结巴说话！尤其是别在下雨天学！

猪肉荣是去借篮球的，现在却空手跑过来，气喘吁吁：“大傻，大傻，大——”

我们急得恨不得上去一顿臭揍，催问大傻怎么还不带球来。

“球，球，球，那个，球，那个球，破了，大傻，额，来，来，来不了了！”

一个暑假，打烂了我和猪肉荣的两个篮球，就剩大傻的球了，没想到也破了。

我们坐在球场边上的树荫里，很快嗑完了所有的瓜子，又欣赏了一番“绿头苍蝇拉拉队”的表演，百无聊赖，懒懒散散地走到球场对面沿街摆放的台球案子前。哥儿几个把身上的钱凑了凑，总共两块五毛钱。一毛钱一局，打十局会获赠一局，算来可以打二十七局，正好每人都能过几把瘾，潇洒地把钱交到老板手里，挥杆而上。

两人打球，四五个人围观，七嘴八舌地谏言献策：

“旋转球！旋转球！哎呀，多好一个球……”

“打直角！对……对……”

我打出一杆，球直接飞出了球案，为了掩饰球技欠佳，我佯装生气地大声呵斥指挥者：

“……观棋不语懂不懂？观球也一样！乱吵吵乱吵吵，谁能静下心来打啊，你们打吧！”

“好，好，不语，不语——咦？你不打了？正好！我打！”

还没反应过来，杆子已经到了别人手里，我立刻成了局外人，只好观战，也加入到了指手画脚之列。很快，27局打完了，我们又死乞白赖地多打了一局，然后跨上自行车赶往城外的水库去游泳。

晚上，如约去录像厅看我仰慕的小马哥。

香港电影《英雄本色》是一部宣扬江湖义气、亲情和友情、引导人改恶从善的影片。导演是后来叱咤华人影坛的吴宇森，演员主要有狄龙、周润发、张国荣、李子雄等。看过第一遍后，我就琢磨它与其他江湖片到底有什么不同，俗套的题材怎么就那么煽情，琢磨了半天，也得不出所以然，但就是喜欢看，看得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！

今天也不例外。当看到小马哥说“我不会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情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要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，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”，我真想高呼一声小马哥真牛！不由自主地四顾，想和其他观众一起分享我此刻的兴奋和激动，却意外地发现旁边一个人举止怪异。

这是一个高个子年轻男子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独自一个

人坐在角落里，一边看电影一边把手伸进了裤裆，满脸陶醉……

真恶心！

有几次，我有意跟踪，发现他居然还是一位年轻大夫，每天都会坐在我们县卫校门诊室里给人家把脉问诊。一个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医生，怎么会在公共场所做出如此下流的举动呢？

想象不出来，我就去隔壁的县人民医院大院找周磊。周磊是我最要好的哥们儿，个子不高，但体形匀称，两道剑眉下深藏一双丹凤眼，一说话就露出两只小虎牙，还有两个标准的小酒窝。不熟悉的人都说这孩子长相可爱，熟悉的人则说他是笑面虎。周磊左右两手掌心都有横纹穿过，为此他很自豪：“这是断掌！就是说一掌可以了断人性命。”

周磊听了我的描述，对那个年轻男子的行为不足为奇：“看来是憋的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！不过，我想揍人。”

周磊爱打架，闲着没事就坐学校操场边的栏杆上，看过往的同学，看着看着就喊某某到面前来，对方来至跟前，问有事吗？周磊说，有事，揍你。说罢，泰山压顶兜头就是一拳。一般对方总是干干净净地过来，披红挂彩地回去，让我特过过瘾。

为打架这事，周磊没少挨训。每次去家里找他，三回中有两回会碰上他在罚跪：裤子卷起，露出膝盖，跪在搓板上，他父亲坐在屋里，一边揉着面，一边训斥他。周磊身体稍有弯曲，他父亲就走出来，拿着擀面杖一指：“跪直

了！看你长不长记性！”

现在，没长记性的周磊又想揍谁呢？

周磊不予回答，带我来到他们家属院的公共厕所外。露天厕所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很是难闻，绿头苍蝇不时来送“飞吻”。我强忍恶心，再次催问到此何干？周磊朝对面一努嘴。我顺势看去，是和周磊同院的吴明华低头走过来。

吴明华和我们在一个学校，刚刚读初二。此君苗条至极，一米七几的个头，仅40多公斤体重，一阵疾风都会带他环游世界，且皮肤极白嫩，堪比女生，人送外号“竹竿美人”。

竹竿美人进了厕所，久久不见出来，我问周磊那个小子是不是也在里面搞鬼？周磊冷笑一声，下嘴唇向上一吹气，额头一绺头发飘飘洒洒扬起来，借势一甩头，要多潇洒有多潇洒！（这个动作，我羡慕得要死，最初和他结为死党就是被他这动作所吸引，也特想潇洒一回，但甩得不得要领，把脖子弄得落枕，歪了三四天，只好放弃。）周磊轻声示意我悄悄进去。

等到我们做贼似的猫进厕所里，才恍然大悟。

20世纪80年代的单位公厕一般都是男左女右，中间隔一堵墙，下面坑道相通。日久天长风雨侵蚀，隔断墙墙体的砖块或松动或缺，就让那些下流之辈有机可乘。

不要脸的竹竿美人就找到了这样一个小洞隙，正撅着小屁股往女生厕所里偷窥。

“这小子看上去很斯文啊，怎么心理这么齜齜？”

周磊一撇嘴：“够恶心！哎，你说，他看到了没有？”

“不管看没看到，都肮脏！你忘了强奸未遂不是也要判刑的吗？”

暑假前全县召开公审大会，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受教育。宣判中有一项罪是强奸未遂。当时我还问周磊什么是强奸未遂罪。周磊略一皱眉，形象地给我解释了一番。

现在，活学活用，我说长此以往这个竹竿美人就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强奸未遂。

周磊说：“那我还是揍他一顿吧。”

周磊的提议正合我意。这样可能就会把竹竿美人的犯罪企图消灭于萌芽状态，防患于未然。

我咬牙切齿：“你进去吧，我在这里放风！”

周磊走进去，里面随即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响亮利落，听着就那么痛快，夹带着竹竿美人变了调的哭喊：“我腰带掉坑里了，我腰带掉坑里了。”

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大夫向厕所走来了，我急忙鼓起腮帮子，吹口哨发暗号：有情况！撤！

我敢断言，竹竿美人打心底感谢那个老大夫，因为周磊要再不收手，他只好趴到坑里躲着了，那他可就成了“臭美人”了。

我们若无其事地和穿白大褂的老者走个迎面，周磊还谦卑恭逊地冲老者点点头，叫了声什么伯伯，而后，迅速溜出医院大门，来到城外的水库堤坝上，扒光了衣服，一个猛子扎进去，畅游了一个来回。

我们光溜溜地仰面并排倒在库坝上，我问周磊，竹竿美人的家人会不会去找他算账？周磊斩钉截铁地说不会，这么不要脸的事，谁都怕抖出来呢。

天空中飞过一架飞机，留下一条长长的线。

周磊一脸向往：“不上大学能当空军吗？”

我不置可否，但还是肯定地回答说能。要说不能，周磊一定会失望，我可不想让好朋友心里不舒服。周磊又说，早就发现竹竿美人每天都借蹲坑之便对旁边的女厕偷窥，一直没有这么强烈揍他的愿望。我说怎么现在有了呢。

“郁闷呗。”

周磊坐起身来，从裤兜里翻找出一支烟点燃，猛抽几口，烟雾缭绕中，一脸少有的忧郁：“我不能和你一起去读高中了。”

好像坐在了蝎子尾巴上，我一骨碌翻身坐起来，问他为什么？

“我爸不打算让我继续读高中了。”

## 二

初中的生理课老师是一个张姓年轻少妇，慈眉善目，轻声细语，每次自习，自己就坐在讲台上打毛衣——她手头有打不完的毛衣，大大小小，林林总总，色彩斑斓。初中三年，无论她在校园里何时何地出现，手指头一定是在

上下翻飞着打毛衣。不过非常奇怪的是，她穿过的确良、穿过老棉布、也穿过针织和化纤，就是没穿过一件毛线物件！——整天织的那些毛活儿到底都到哪里去了呢？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有人猜测是送人了，可又有多少人让她送呢？还有人猜测是她把毛活儿都卖了，补贴家用，那得挣不少外快啊！更有人推断说，张老师有收藏癖，说不定在她家的某个屋子里放了满满一屋子毛织物件，每天她都会徜徉在这些毛织物件上如醉如痴。

张老师坐在讲台上聚精会神地穿针引线的时候，我们在下面根本不学习，撕下课本，折叠成大大小小的飞机，做好标识和记号，下课后去操场上放飞比赛——生理知识就这样被升向了天空。

这样一来，就造成了我的单纯，也就是幼稚。第一次遗精后，颇觉神秘，也颇为忧伤，一边扔飞机一边小声问周磊是不是现在还尿床？周磊一脸诧异，慎重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话：“尿床？”

我点点头，万分伤感，倍觉痛苦。因为这已经是本周第三次“尿床”了。

周磊又进一步确认。

我再次点点头，十分难为情。十五六岁了，居然还尿床，多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啊！

周磊掰过我的脸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好像我是一件刚出土的文物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边笑边跺脚，还捧着肚子。

旁边几位女生正起劲儿地跳橡皮筋，“一五六，一五

七，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”小辫子上红绿的蝴蝶结随着身体的跳跃上下翻飞，给这项活动增添了些许生动和妩媚。她们都很得意借此炫耀了自身的美丽和轻灵。但周磊的笑声，让她们失去了信心，觉得一定是跳得水平不好，或者是身段难看，要不男生怎么笑得如此放肆呢！于是就噘起嘴收起绳进教室去了，临进门还不约而同地恶狠狠地白了我们两眼。

“你怎么幼稚得和女孩儿一样可爱呢！”

周磊哈哈大笑说完，靠近我的耳朵边，小声说：“那叫遗精，这说明你王凯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爷们儿了！”

我恍然，继而颓然，觉得自己真是傻。

从那开始，我把周磊视为最要好的朋友。

我们一起分享了人生中第一支香烟。为了教我用鼻子往外吐气，周磊从家偷来一整盒石林烟，一遍遍地示范，一根根地抽。一盒烟抽完，他问会了吗？我脸红地垂头示意还是不会，他说了一句“我晕”，话刚出口，人猛地向后倒地——他是真的抽晕了。学会抽烟之后，为了装酷耍帅，我们又一起学会了一口烟吐五个烟圈。我们还一起去看了第一场三级片录像，看着看着，周磊惊慌失措地说，怎么白天也尿裤子呢？——其实，那次我也“尿”了，只是没好意思说。

我和周磊还有好多好多第一次，还希望能有更多的第一次呢，怎么现在他要“单飞”了呢？我不相信一个父亲会阻挠儿子读书上进，一再追问。周磊潇洒地吹出一口气，

把额前那绺头发吹得欲醉欲仙：

“老爷子认为我再读下去也是浪费，不如去部队锻炼锻炼……你说上学好呢，还是当兵好？”周磊愁眉不展。

“我觉得还是上学好。风吹不着雨淋不到。”沉默片刻，我又做补充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”

这是我记住的仅有的两句关于读书的名言名句。

“也是，一直不愿意学习，可现在真要休学了又真舍不得——”

一只蚂蚁爬上了周磊的身体，正兴奋前行，被周磊轻轻一弹，在空中划出细细的优美弧线，落在水面上，奋力挣扎着。

我问周磊想继续上学吗？周磊说，废话，当然想上。我一拍他的屁股，说，那就努力！周磊长叹一声，努力没用，老爷子不同意，他属秤砣的，铁了心了。我再次给他鼓励：“秤砣也能磨成针！”

周磊抱着脑袋仰倒在地上，望着蓝天，一脸惆怅。

“我不会让朋友放弃他想做的事情，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要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，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！”

我把小马哥的台词临时做了篡改，说得周磊颇为感动，看我的眼神都水汪汪的，多情了几分。

回到城里，我立刻行动，首先找到了毛氏兄弟。

毛氏兄弟也是我死党，即将和我一起进入县一中上高中。他们的父亲是我们初中数学老师，金鱼眼，公鸭嗓，每天都提着一个大三角板在学校里走来走去，见到打扫卫生的也打声招呼，公鸭嗓极有穿透力：“吃了吗？一会儿去我那儿喝茶。”喝什么茶呢，不得而知，因为没有几个人去他那儿喝过，但话听着暖和。他讲课极其认真，一手拿着大三角，一手攥几个粉笔头，看到谁在睡觉或窃窃私语，“嗖”地就投掷一个粉笔头，命中率百分百，附带大金鱼眼一翻，算是一个警告！上课吃他粉笔头最多的猪肉荣私下和毛氏兄弟开玩笑：“毛，毛，毛老师，真是可惜了！”

毛氏兄弟一愣，面面相觑。

“毛，毛，老师，要是当射击运动员。金牌，还不，还不三天，两头往家抱。”

因为有毛老师的裙带，毛氏兄弟在小弟兄们中间也相当有号召力。毛老大上身长下身短，脸短鼻子长，长鼻子上架着近视镜，说话爱吭哧鼻子：

“我妈说（吭哧了一声），身子长腿短的人（又吭哧了一声），大富大贵（吭哧了第三声）。”

毛老二和哥哥正好相反，腿长身子短，脸长鼻子短，下巴长，显得人中就长，他说话不吭哧鼻子，但爱咽唾沫，说几句话，就咽一下，要是紧张，咽唾沫的频率就更快：

“知道什么人长寿吗？不知道了吧（咽了一口唾沫），人中长则寿命长——”

还没说完，毛老师从后面走过来，一拍他脑袋瓜：“千